

诗海拾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观油画《开国大典》

马克

这声音乘着电波飘向远方
这是震撼世纪的雷声
此刻 那些为喊出这句话
而倒下的千千万万的人们
也许正微笑着倾听
尽管他们已长眠在远方的大地山岭

曾几何时

这座城楼哀叹衰老的岁月
即使雕梁画栋也挽留不住祥和的日子
岁月苍白凝重
高高翘起的飞檐终于托不住
那轮血红的夕阳
任暮气笼罩
今天 这座城楼精神抖擞地
和这些领袖们站在一起

一起检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盛典

此刻 偌大的天安门广场
人山人海 旗帜飘扬
蓝天高远 阳光明亮
让浓重的湘音尽情地激动吧
因为中华儿女赢得了

世界东方

若干年后人们不会忘记
在这个辉煌的时刻
有一个声音
像滚滚的雷声
震撼着人们的心扉
震撼着神州大地



苗青 摄

那风吹草低

妥清德

我喜欢山坡倾斜的感觉,它让我贴近大地的胸膛,让身体像一根松树苗,牢牢地插进山冈。

其实,山坡离我的村庄很远,离我的城市也很远。只是在远眺时,抬高了 my 的视线,给人一种生活的仰角。

夏季雨水过后,人们便拥向山坡,不是爬山去的。山坡一夜间就成片成片地露出许多绿油油的沙葱来。早獭也出现在山坡上,举着两个前爪,立起来,像个小人儿,东张西望,然后埋下头去,啾啾香喷喷的沙葱。它们的吃相应该与兔子是一样的。它们很警惕,人一般无法轻易靠近。我不让妻子去摘沙葱,这是上天赐给动物的东西,人不应该去抢。

山坡大部分时间是属于羊和牛的,属于阳光的。去肃南经过大河草原,牛和羊像陷进了绿地毯,腿被草淹没了,看不见。从山坡到山尖,都是牛和羊的。放牧的人,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跷着腿,仰天大睡。风吹过时,牛羊的毛像蒲公英一样展开,仿佛就要飞起来。睡觉的牧人,翻了翻身。牛羊继续朝着山坡吃草,不到时候,它们不会下山。

十多年前,在马蹄寺,莲花山的山坡上,我趁着酒意第一次骑上了马背。随着马蹄的翻动,马背的起伏,马鬃的飞扬,我啊,啊地喊叫着。这一刻,我感到一个马背民族所拥有的的一切骄傲,我也收获了自己与生俱来的雄壮。一个有着正宗裕固族血统的男人就这样在祁连山中释放了他的声音。

山坡上风吹草低的一刻,那么悠远,又那么熟悉,仿佛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只是暂时被放在那里。我们不是在发现,而是在找回自己丢失的东西。

山坡上风吹草低,把我带回了现场,在风轻云淡中,又还原了我们真实的那一部分。这个场景拉近了我与生活的距离,让牧歌般的蕴藉唤醒了逐渐远去的温度。

醉醒石·小小说

小王棋技不错,调到局里,赶上职工象棋比赛,过五关,斩六将,一举夺魁,成了机关响当当的象棋冠军。本来,小王还要去参加市里的象棋选拔赛,遗憾的是,突患风寒,错过了市里摘冠的机会。

不久,局里新调来个刘局长当一把手,据说也喜好象棋。等到局里又一次组织文体活动,在象棋比赛中,几番博弈,最后剩下刘局长和小王对弈。

和刘局长较量棋局输赢,小王作为小科员,心神忐忑。第一局,刘局长出棋稳健,不温不火。小王心猿意马,犹豫不决,刘局长胜。

刘局长大笑,劝慰小王:年轻人,心稳棋稳,下棋首先要沉得下心。

第二局,小王平心静气,步步锋芒。刘局长一不留神,落于下风。

第三局,刘局长笑而不语,小王趁其不备,险中取胜,刘局长败北。

卫士情怀

江迎娣

奶奶的药箱很重,常年压在一副不足100斤的身板上。许多年后,药箱依然方正,奶奶的腰却弯了。

奶奶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目睹当时农村条件落后、缺少医药、很多人因为没钱看病导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的情景后,奶奶下定决心学习医术,治病救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国家经济的困难时期。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很不完善,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医院和防疫站,老百姓最怕的就是生病,小病熬、大病拖,的现象屡见不鲜,当时流传的寻医问药实在难,看病要跑廿里外,一人生病三人抬,抬回老小哭一堆,就是农民看病求医难的一个真实写照。

奶奶不会骑车,每次出诊都是步行。她身背药箱,头戴草帽,走向田间地头,走进村村户户,但奶奶从没叫过苦叫过累。在浮肿病高发的年代,奶奶一人负责统计全乡浮肿病发病情况,每天统计报告一次,虽然工作量大,但奶奶都能及时准确地完成。不但如此,她还别出心裁,把每周、每月的浮肿病发病情况制作成曲线图,并在小本子上写下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供上级参考。

奶奶的药箱

江迎娣

记得奶奶常说,医者仁心。在遇到查蛔虫、钩虫、血丝虫等地方病时,每天晚上9点以后,奶奶提着开水、拿着茶缸、背着药物挨家挨户敲门采血。根据血丝虫在人体的生活规律,需要晚上9点等乡亲们睡熟后才能进行,先采耳部血液,然后涂片,最后查看有无患病。奶奶一家一家地采血、检查、登记,就这样一直忙到天蒙蒙亮才收工。简单地洗漱就餐后,又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夏日里,豆大的汗珠从奶奶的额头渗出,顺着消瘦的脸颊滑落下来。奶奶常常顾不上休息片刻,就这样,工作到夜晚。伴着夜夜夜空和阵阵蛙鸣,奶奶挨家挨户,从夏天走到了秋天。那一年,奶奶整整瘦了15斤,穿破了6双布鞋,可就是看起来弱不禁风,她却始终抱着一份最质朴的情感——只为守护乡亲安康。

奶奶虽然瘦小,可她工作起来的能量很是惊人。她曾因一天内注射242个卡介苗在县里获奖,接连半个月在外为乡亲们接种牛痘成为“劳模”。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时,上次离家时种的蒜苗已经长高了10公分,绿绿的叶子向她招手致敬。后来,奶奶曾多次骄傲地说,看,那时的辛苦是多么值得,现

在的中年人基本上没有得天花的。

为了更好地服务乡亲,奶奶去外地学习深造,她边学习边实践,中医西医知识逐渐触类旁通。从那以后,奶奶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妇女和儿童身上。她曾在乡里多次开展妇科病检查,传授妇女保健知识。为了治疗妇科疾病,奶奶经常背着箩筐到田间地头和湖里采药,回来熬制,然后免费分发给患病妇女。对于没钱看病的村民,奶奶不但免费为他们治疗,更是自掏腰包给他们买生活用品。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疟疾在附近几个村子爆发。那是很令人痛苦的一种病,虽然不是绝症,却十分伤身体。那段时间,她背着药箱行走在乡村田野。后来,从啾啾学语的小孩到八九岁的老人,对消灭疟疾的宣传口号都能倒背如流:“疟疾蚊子传,吃药不要钱。八天服八次,防止以后再犯。”奶奶带着水、药和花名册,挨家挨户去送药。在传染病流行的季节,在毫无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奶奶冒着自身被传染的风险一直努力工作中,直到看到疟疾被控制住。

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提及往事,奶奶总是一脸幸福。

(作者单位:江苏省沛县纪委)

棋悟

李世营

到十分意外。闲暇之时,刘局长会偶遇小王切磋棋技。每次下棋,或五局三胜,或三局两胜,都是小王棋路略占上风。小王有时想谦让一局,可是不论棋场上如何让步,自己总会多赢上一局。

刘局长的棋艺,几番比试,总不如小王。时间长了,小王不免以棋王自居,还对刘局长进行指点,刘局长则颌首赞笑。当然,在小王看来,刘局长呢,悟性还真不错,一点即破,棋艺进步很快,遇上困局,有时使上一招,竟然能扭转乾坤,让棋局柳暗花明。

没过多久,市里举办象棋选拔赛,小王报名参赛,一番番博弈,小王和另一单位办公室的张主任脱颖而出。

市级比赛,究竟能否夺魁?小王踌躇满志。

第一局,小王和张主任实力相当,平。

第二局,小王和张主任持久对

峙,和。

第三局,小王转变策略,猛攻猛战,张主任突转棋风,以退为守,棋走偏锋,以旁道奇险占据上风。

众人感叹:张主任棋招隐忍而不失儒雅之风,锋利而不乏锐利之气,要是授为冠军当之无愧!

冠军?张主任挠挠头,脸红成一片云:那得首推刘局长!无论棋技、棋品,刘局长都是首屈一指。去年,他代表我市赴省里参加象棋决赛,全省夺冠。刘局长下棋,常常以退为进,甘做人梯,重在提携新人。我这棋艺,若不是当年刘局长故意让我步步为营,哪能有今天的自信和进步?

刘局长,一年前是张主任单位的一把手。

棋局前,小王捏着棋子的手,正举在空中,沉浮不定。听罢此言,咻的一声,手中那枚棋子重重地滑落地上。

名家新作

空山叶落静无声

查干

唐代诗人皎然留有一诗《秋晚宿破山寺》:秋风落叶满空山,古寺残灯石壁间。昔日经行人去尽,暮云夜夜自飞还。你瞧,秋风一拂,空山里飘满了落叶,再有古寺残灯照在石壁间的禅境衬托,一下子把人引入一个凄清宁谧的神秘境界里。他这份感慨,是由落叶引起的。我也曾体验过这般境遇,是在故乡的阿拉担山寺里。那年我六岁,陪父亲去那里。时在中秋,有一天夜里,秋风来得声势浩荡,寺外高大的山榆,叶落纷纷,一时间把高高的台阶给掩埋了。小喇嘛出得山门去打扫落叶,我也来帮忙。他一边扫落叶,一边在嘴里念念有词:宝日罕,宝日罕!好像心有悲怜的样子。我问他,为谁在念经?他说,为落叶。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他无奈地看我一眼,不再说什么,继续弯腰轻扫落叶。现在才明白,那时仅大我几岁的他,已有了慈悲之心,心怀天地万物了。而我,仍是一个不懂事理的愣头小子。

那晚的情景,与皎然所遇情景十分相近,只是感触不同。他的感触是悲怜的、智性的,而我的则是不自觉的、野性的。当然,唐朝的落叶,与我所遇定然是不同的,秋风也非现在的秋风。落叶年年有,秋风也年年吹,所不同的是物换星移,所含内容也截然不同了。唐朝的落叶虽败,却留在皎然的诗行里。唐朝的秋风虽逝,也在皎然的吟哦里留有余声。这便是诗歌的可贵之处。

今晨,在楼下河边散步,突遇一阵强劲秋风迎面拂来。头顶树叶纷纷地飘落,落得突兀,使我惊悚不已。这是今秋第一场落叶,颜色基本还是绿的,按理不该落,然而它们落了。是节令不待人,还是有些什么特殊原因所致,就不得而知了。落叶,在水面上漂着,在草丛间抖动,在车轮下翻滚着,在作最后的告别。抬头望去,树上的叶子仍很茂密,好像不缺少几片似的。人言秋风似剪刀,把叶子一拨一拨地剪了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为止,名曰“晚秋”。叶落,也是有先有后的,不是一阵风就全然败去。为何如斯?说不清楚,这是自然界自家的秘密,植物学家的解释也未必很准确。大自然是一本读不尽的书,读懂读不懂,就看你的心智和眼力了。这需要由浅层思考潜入深层思考的思辨过程。

节令这个东西,神秘得很。植物的生与死、开与败,均由它来操纵,仿佛世间万物,无一不在它的把握之中,也无一不在它的循环往复之中。叶落,非消失,只是一种转换。谁敢断定,皎然所看见的唐朝那一片落叶,就一定不在今天的落叶之中呢?形态一定是变了,然而性

质不会变,在循环往复之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我说过,人之悲秋是由落叶引起的。因为人的生存时光太过短暂,看不到事物循环的漫长过程。基于此,就产生了醉生梦死的享乐思维。今朝有酒今朝醉,便成了口头禅。一个人,由青春到年老,由生到死,也像树叶,都是有自然之规可循的。然而,人往往不像叶子,该绿时就绿,该黄时就黄,顺从自然,循环于永恒之中。人,是逆时光而动的动物。总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活出个千岁万岁的光景来。然而,从古至今,我还没有见一个活过千年万年的人。如斯,梦境就会破灭,就去逆天而行,就去胡作非为,变得人非人。就此可看出,人与落叶之间的明显差别。落叶,总是显得安静而高贵,善于知时而退。而人,有时却显得贪婪而猥琐,不能享受漫长时光,就来挥霍时光,糟踏时光。

落叶则不然。就眼前的这一片落叶而言,它们的青春期,是那样纯粹、那样生机勃勃。它们一出生,就把一个春字举在头顶,而且为之日夜守候在高高的枝头。作为生命象征,与万物同享生命之快乐,这就是它生存的全部意义。然而,从春到夏,到秋,只两步之遥,生命可谓短暂。可是谁见过,守在枝头的叶子,曾有过片刻的游离?直至秋风萧索,才开始打行李囊,有序地告别枝头,隐入另一个生命境界里。

在自然界,每一片叶子,不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张力,更富有利他精神。一片叶子,从生到萎,纯粹是为着利他的。然而我们总是视而不见,不把它放在心上。无论在叶下躲避暴雨,抑或去躲避艳阳之炙烤,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感之处。这种淡漠,近于冷血。因此说,人类有时所缺少的,恰恰是对万物的感恩之情。万物之灵,这个雅号是我们自己封的。究竟配不配,该打一个问号。

更使我们汗颜的是,那些小小的叶子,却显得那样大度,从不计较人类这种冷血之态,依然故我,利他不改。当它们被无情风雨击打时,虽有些悲壮,却显得大气。被害虫侵扰时,也显得安之若素,保持着生命常态,不抱怨不呻吟。尤其它们面对败落时的那一种坦荡与内敛,不能不使我们扪心自问,深刻反思。

此刻,河边景区的音箱里,正在播放古琴曲《阳关三叠》,似是专为落叶壮行的。落叶,依旧纷纷扬扬。我心生胆怯,不敢举步,唯恐踩疼了什么。也觉着自己的五脏六腑,正在被什么掏空,继而接近于升华中的落叶,而非一具皮囊了。

百味斋

重复自己也是抄袭

阮直

虽说不是重复别人,但也是抄袭自己。即便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有所突破,可在认知上不能以个体生命独特的敏感感受现实中的细微,不能以超拔的智慧体悟独立的发现,不能以普世的价值观念解读人生,就不会有创新,就是在重复自己,当一生的艺术之路都是自己的一串串脚印叠加时就是“自我抄袭”了。

一位著名作家曾经说,自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来,一直对文本进行探索,试图不断突破,唯恐重复自己,因为重复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每一个人的经验、经历、才华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作家不去不断地学习、从外界积极地获取信息,不论是演讲还是写作,都会面临重复自己的困境。不重复别人也许不难,但不重复自己就难了,因为不重复自己就是突破自己。

现在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商品生产,无论文化事业还是艺术创作都主张创新,这个创新就是不要重复他人,也不要抄袭自己。不重复别人,不抄袭自己,最大的难处就是障碍太多,这些障碍有机制的限制,有文化凝固后的板结,有个体的矮化,差了哪个环节都无法创新。创新的理论容易树立,创新的实践难以实行,创新的成果更少出现。好在今天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有重复别人、抄袭自己的情形,而有这样的勇气与胸怀就是创新的开始。我坚信我们是一个能不断创新的民族,因为历史上我们创造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中至今还有充满活力的部分。这样的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依然存在,本身就说明它有创新的活力。